

以乐乒乓诗酒延年

许志勇

较劲的老花眼

杨力

这段时间,我跟自己的眼睛较上劲了。它不疼不痒、不红不肿,就是悄悄地、不知不觉地,把你看近处的东西给糊上一层磨砂玻璃。

一开始我不认账。去饭馆点菜,菜单举远了看,像在瞄准;举近了看,一团模糊。服务员好心过来帮忙,我义正词严地说:“不用,我就是有点散光。”她憋着笑走了。我对着菜单猜了五分钟,最后点了盘土豆丝,因为“土豆”二字好蒙。

后来实在扛不住了,配了副老花镜。戴上后,报纸上的小字清清楚楚,手机上的消息一目了然。我正美着呢,眼镜腿“啪”一声,从中间断了。

打那以后,我跟这副眼镜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“拉锯战”。断了?拿胶纸缠上。再断?换一边缠。最后,胶纸缠了一层又一层,眼镜架在鼻梁上摇摇欲坠,像一只勉强站立的企鹅。

最可气的是,你越急着看东西,它越跟你捣乱。有一回写篇文章,灵感来了,正写到兴头上,眼镜腿“咔嗒”一声脱落了。我手忙脚乱去接,笔掉了,纸跑了,灵感也吓飞了。我对着空气骂了句:“你就不能争点气?”眼镜安安静静躺桌上,一副“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着”的无赖嘴脸。

认错数字更是家常便饭。

有次在银行核实交易,问我金额是不是“830”。我说不啊,我上面是“380”。两边掰扯了半天,最后我把眼镜扶正了仔细一看,得,人家是对的。柜台那头的工作人员脾气倒好,笑着说:“大爷,您这眼神儿,以后取钱可得带个年轻人陪着。”

打错电话就更别提了。想把电话拨给老李,拨成了老刘。老刘接起来说“喂”,我还纳闷呢:“老李你嗓子怎么变这样了?”老刘沉默了三秒钟,说:“因为我是老刘。”我哈哈大笑,他也笑,最后我俩愣是聊了二十分钟,反正接都接了,闲着也是闲着。

说这些,你可别以为我在抱怨。恰恰相反,我觉得这老花眼还挺有意思的。

它像是一个善意的提醒,告诉你:嘿,老伙计,岁数到了,该换个活法了。年轻时眼睛好使,什么都想看得真真切切、明明白白。如今花了,反倒学会了一个道理,有些东西,看那么清楚干嘛?

电话号码拨错了,多聊几句意外的话,挺好。菜单上的小字看不清,干脆让服务员推荐个招牌菜,反而吃到了新鲜东西。眼镜腿断了,拿胶纸缠上继续用,这副将就劲儿,本身就是老年的味道。

晚年有晚年的样。不跟身体较劲,不跟岁月掰腕子。眼睛花了就花了,腿脚慢了就慢了,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笑呵呵地戴上那副缠满胶纸的老花镜,该读书读书,该写字写字,该闹笑话就闹笑话。

你问我快乐不快乐?快乐啊。不是因为这副破眼镜,而是因为我早就想明白了,人这辈子,比的不是谁的眼睛好,是谁的心眼活。

在安庆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乒乓球桌前,总能看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挥拍,他是年届九十的胡老。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,曾是单位乒乓赛事的单打季军,如今虽已鲐背之年,却依旧手握球拍,在球台上,续写着自己的运动传奇。

与胡老交手,是一场格外有趣的体验。他虽不及年轻人矫健,球技却丝毫不减当年风范。一手刁钻的弧旋球变幻莫测,落点精准又刁钻,常让球友摸不着头绪;一旦捕捉到对手的空档,那记猝不及防的直塞球,力道与角度恰到好处,总能打得出人意料。每一次成功扣杀,胡老都会像孩童般喜笑颜开。

曾经,球友们顾虑他的高龄,不愿与他搭档,生怕运动中出现意外。这可惹急了这位老顽童,他争得脸红脖子粗,执拗地反驳:谁说九十岁的人不能打乒乓球?那份不服老的倔强,藏着对乒乓球刻入骨髓的喜爱。为了拉近与球友的距离,胡老时常买来乒乓球赠送大家,这份

真诚与热忱,渐渐融化了大家的顾虑。如今,球友们纷纷主动找他切磋,私下里还立下规矩:动作放缓、力道收减,不拼输赢,让胡老尽情享受乒乓带来的快乐。

胡老的生活,不止有乒乓的跃动,更有诗酒的风雅。他爱创作小诗,每有新作问世,便会复印分送给球友们品鉴。字里行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,每当收获大家的点赞与夸赞,老人嘴角的笑意便藏不住,欢喜写在脸上,简单又真挚。

饮食上,胡老也随性自在,小酒浅酌,偏爱红烧肉,不刻意苛待自己,也不过度放纵。每年单位体检,医生都惊叹,这位九旬老人的血管状态,竟堪比年轻人。想来,这份健康与硬朗,正是源于乒乓场上的舒展、诗词创作的愉悦,以及知足常乐的通透心境。

胡老用热爱对抗岁月,用执着诠释不老,他挥拍的身影、吟诗的模样,告诉我们:岁月可以苍老容颜,却永远磨不灭心中的热爱,只要心怀欢喜,九旬亦能少年。

寻常烟火慰心煩

胡孝清

入夏不久,天气热起来,我的心情也莫名的烦躁。老张说,城里住烦了,就来我这里住两天吧。

老张是我三十年前在乡下教书时认识的,现在还一直走动。我到的时候,他正坐在院子里看报纸。见我来了,他抬起头,没起身,笑着说:“来了?自己搬凳子坐。”那口气,好像我昨天刚来过。

老张妻子从屋里给我搬了把竹椅,泡了一杯茶。我靠在椅背上,和老张聊天。坐了一会儿,我感觉这里和城里确实不一样。没有车声,没有人吵,没有手机响,连风都慢慢吞吞的。隔壁邻居传来母鸡下蛋的叫声,“咯咯哒”地喊了好几遍,也没人去搭理它。

老张站起来,拿起我的茶杯到厨房里倒水。我跟着进去,看见灶台边上摆着半块南瓜,一把葱,还有一碗剩的玉米糊。老张对妻子说:“晚上给老胡烙饼吃吧,我记得他喜欢。”

他妻子说:“那哪行呢?胡老师好久没来,哪能怠慢?”我说:“没事,就这样好。”

老张接过话茬:“对!他们城里人天天大鱼大肉吃腻了,来我这里忆苦思甜一次也好。”

老张接着拿来一副象棋说:“走,我俩去杀两棋,以前我是你手下败将,现在不一定喽,不信走着瞧。”

下了几盘棋,有两次我还悔棋了,结果我们平分秋色。老张妻子说要到菜地看看,我们也跟着去了。

一路都是土路,两边种着玉米,已经快一人高了。叶子绿得发黑,风一吹就

哗啦啦地响。我们走得很慢。老张妻子指着路边一丛野花说:“这叫指甲花,我小时候还掐了染指甲呢。”

菜地不大,种着辣椒、茄子和豆角等。我们蹲下来拔草。土很松,一拔,草就连根带起来。老张边拔边和我说着农村的趣事,我不时大笑。太阳慢慢偏西了,村里人家屋顶上升起了炊烟,远处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声,声音拖得老长,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故乡。

晚上果然烙了饼。饼子两面焦黄,咬一口,香里带咸。我们围坐在老槐树底下一起吃。除了烙饼,还有绿豆稀饭,几碟咸菜。我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吃完饭,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槐树的黑影比白天更浓,几颗星星挂在树梢上。老张夫妇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聊着家长里短,我心里的那些烦躁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。

月亮慢慢升上来,透过槐树叶子的缝隙,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银子。墙角的蛐蛐叫了,不急不忙的。我忽然想起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这句诗,可又觉得不对。这里的闲,不是偷来的,而是一直都在。

第二天早上,我被窗外的鸟声叫醒。吃过早饭,我准备回家。老张笑了:“这就回去?你那心烦气躁的毛病这么快就治愈了?”我没搭话。老张又说:“我准备叫你嫂子杀一只老母鸡,中午烧几个土菜,我们哥儿俩好好喝一杯呢。”

我扭头朝院子里瞧,他老伴正撵一只老母鸡。鸡满院子乱窜,扑着翅膀在槐树底下钻来钻去,嘴里“咯咯”地叫着。